

熊召政◎著

熊召政生活随笔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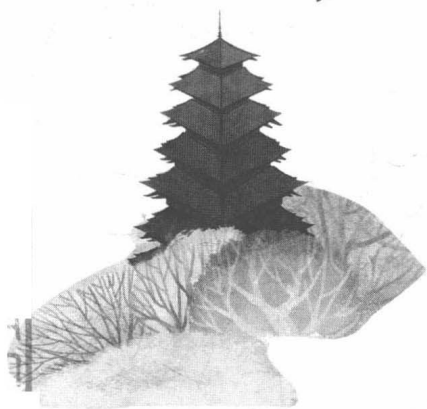
# 山自在， 水如来

同悠然自在才是人生应有的状态  
人，  
水间看见自己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# 山自在， 水如来，

熊召政生活随笔集



长篇历史小说  
《张居正》作者

熊召政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山自在, 水如来: 熊召政生活随笔集 / 熊召政著. --  
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8.8

ISBN 978-7-5057-4466-0

I. ①山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游记 - 作品集 - 中国 -  
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74649号

-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山自在, 水如来: 熊召政生活随笔集                |
| 著者 | 熊召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销 |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     |
| 印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规格 |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<br>7 印张 150 千字 |
| 版次 |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次 |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|
| 书号 | ISBN 978-7-5057-4466-0            |
| 定价 | 4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-1 号楼               |
| 邮编 | 1000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话 | (010) 64668676                    |

# 目录

## 第一辑

坐在依旧的青山上，看看欲坠的夕阳，有人认为这是沉沦，有人则认为这是进入了人生最高的境界。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生命的困惑    | 002 |
| 沙滩椅上的遐想  | 006 |
| 梨 魂      | 010 |
| 水墨江南     | 014 |
| 海啸的颜色是什么 | 016 |
| 运河是一段乡愁  | 020 |
| 黄山听雨     | 030 |
| 诗中的三峡    | 033 |

## 第二辑

若有人问我，宁静的外在形式是什么，我必回答一个“灰”字。红为热烈，绿为雄壮，白为雅洁，而灰所含蕴的则是至深至浓的宁静了。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饮一口汨罗江     | 052 |
| 正月初一这一天    | 056 |
| 鹿回头看海      | 060 |
| 青山自在红      | 064 |
| 中国士大夫的山林之趣 | 077 |
| 佛门中的隐士     | 088 |
| 龙井问茶       | 104 |
| 蝴蝶泉印象      | 109 |
| 消失的禅音      | 113 |
| 烟花三月下扬州    | 131 |
| 阆中小记       | 134 |
| 桃花潭记       | 137 |

### 第三辑

我越来越觉得，禅虽然产生于佛教，但禅可以脱离佛教而单独存在。禅是一种生命哲学。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吴家山避暑手记 | 142 |
| 酒徒飘落    | 151 |
| 访洛阳白园   | 163 |
| 问花笑谁    | 167 |
| 鸟与僧     | 174 |
| 去普陀山烧香  | 177 |
| 廊桥何处不遗梦 | 194 |
| 华山下棋亭记  | 199 |
| 长白山秋色   | 201 |
| 访严子陵钓台  | 204 |
| 山魂水魄说庐山 | 208 |

## 第一辑

坐在依旧的青山上，看看  
欲坠的夕阳，有人认为这是沉  
沦，有人则认为这是进入了人  
生最高的境界。

## 生命的困惑

朋友刘心宇君从日本来信说：“昨天去了趟名古屋的大喜梅林，此境地不由使我想起达夫先生之《沉沦》，在仰望蔚蓝色空谷的一瞬间，我告诫自己抱住正气，千万不要患上达夫先生当年的刺激性神经衰弱症。”

读罢信，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大喜梅林的风景。尽管我从未去过那里，但由那些草、树、泥土、流水以及云烟构成的能够诱人沉入颓唐情绪中的特殊景态，不知怎的，竟让我联想到了唐诗中的“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”这孤寂的一联。

刘心宇作为访问学者去日本已经半年，之前，他来我家住过一个晚上，其意一在话别，一在想听听我对他东渡扶桑的意见。我说，世俗的生活美学评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，主要是看他和社会的融合程度——如果社会是一杯水，你就必须是一匙速溶的麦氏咖啡，其可溶度几近百分之百，反之，如果你是块永不被水溶化的石头，你就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，至少在你活着的时候。心宇很快明白我的意思，他说：“是的，生活的勇气不在于参与社会，而在于把自己从社会中分离出来，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。”



我相信我的这位朋友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，他的职业造就了他的“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”的江湖客形象。但是，从他的这封来信中，我依然看到了他的困惑。

日本是一个经济至上的国家，支撑人格空间的不是“义”而是“利”。带着传统的人格去那里的人，会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。此情之下，人要么就是参与进去，变成经济动物；要么就是分离出来，成为现代社会中自我放逐的鲁滨孙。能做到后一点，是很难很难的。

水虽然没有能力溶化石头，但完全可以污染石头。最低的限度，它可以让石头与它同凉同热。正是这种社会的温差，使刘心宇无法守恒于他在中国大地上培养出的水火既济的气功态。

所以，面对大喜梅林，他差一点患上了与半个世纪前的郁达夫同样的“刺激性神经衰弱症”。应该说，产生这类毛病，其因还是在于社会。

几乎每一代的圣贤，都哀叹“人心不古”，促使“世风日下”的主要动力，乃是来自人类本身不断膨胀的欲望。宋代的朱熹看到这一点，所以提出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这老先生却不知道，这样做又压抑了人性，使人失去了创造力。既不压抑人性又能制欲，把二者统一在一个可让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“度”上，这个人就必定是人类的救世主。问题是，这样的救世主不可能出现。

所以，人类中的智者，就分成了两大类：一类是速溶咖啡式的，力争百分之百地融入社会，使社会有滋有味；一类是石头式的，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，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。前类智者推动了历史的前进，但把社会搅得天昏地暗的也是他们；后者只求从精神上

解脱自己，但却把一个人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

中国古代的士大夫，或者说今天的知识分子，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两者的利弊，也试图去伪存真，把两者的优点统一起来，提出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“内圣外王”“性命双修，儒道同怀”等口号，但从实践看，很少有成功的典例。我想个中原因，还是因为“鱼与熊掌不能兼得”。

由于两种处世哲学的源流不同，想做兼型人便只能是一个悲剧。而且，芸芸众生对速溶咖啡式的智者，可谓众星捧月、趋之若鹜。至于石头一类的智者，则只能是惺惺相惜，在很是窄小的范围中相濡以沫。

好在这类人不求闻达，有闲情，有逸志，有深山古寺的钟声可以咀嚼，有不用一钱买的林泉风月供他消受。这话不对，现代的林泉风月都被围进了风景区的院墙，想欣赏，请买门票吧。这样的门票，我手中怕攥有百十来张了。

所以，人类的发展，是以人之个性的萎缩来换取“类”的物欲的欢乐。但是，毕竟更多的人，是处在非常尴尬的生存状态中，他们一方面渴求成功，如此，则要百分之百地融入社会；一方面，他们又想尽力摆脱世俗的挤压，争取更大的个性空间。心宇君恐怕就属于这种，他的确成功了，成了娱乐圈中的名人。但一旦远离喧嚣的世尘，独自面对一方纯净幽美的风景，他立刻就会卸下人生的“累”，并感到生命的乐趣不在于拼搏，也不在于成功，而在于一份难得的悠然。晋朝弃官归隐的大诗人陶渊明，过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那种生活，该是多么令人羡慕。

“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”这感伤的词句，其意在规劝我们不必那么浓墨重彩地渲染人生的风景。坐在依旧的青山上，看看欲坠的夕阳，有人认为这是沉沦，有人则认为这是进入了人生最高的境界。

1992年2月28日下午于潇潇春雨中

## 沙滩椅上的遐想

前天，喻欣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说她供职的《知音》杂志社又要创办一份新刊物，名叫《优雅人》，并说我很早就向她宣传过要“活得优雅”，因此，她希望我就优雅的问题，给这个创刊号写点什么。我当时未加思索就爽快答应，以为谈一谈优雅并非难事，其实不然。

接电话后的第三天，我来到了距武汉 5000 公里之外的天宁岛。这是东濒太平洋，西临菲律宾海的北马里亚纳群岛中的一个。天宁岛以及与它仅隔五海里的塞班岛，都是人间的度假天堂，它们的种种美妙之处，值得另写一篇美文来赞颂。在这里，我仍要硬着头皮来回答案关于优雅的问题。

在塞班岛与天宁岛度假期间，我的身心获得了巨大的放松。其时武汉正值三九严寒，比它还南一点的贵阳、昆明正在下暴雪，而天宁岛只需穿短裤、T 恤，这是何等快乐的事啊！如果说还有一点什么小小的事情折磨我，那就是“优雅”了。但是，谢天谢地，我终于在天宁岛上找到了关于优雅的谈资。

那是下午三点钟，穿着泳裤的我，躺在海边的沙滩椅上，尽情地享受着海风和阳光。这片浅海，距我入住的天宁岛王朝酒店只有百米

之遥，一切都这么闲适，一切又都这么美丽。我在海水中游了一会儿，又在沙滩椅上躺一会儿。偶尔一只海鸥飞过，像蓝天上掉下来的一颗晶莹的露珠；海浪时而翡翠，时而深蓝，时而雪白，不停地在玩着色彩游戏。我的同伴们都陶醉了。这陶醉，稍稍往前一点点就是疯狂。他们面对这上天的恩赐，并不感到满足。他们询问除了游泳与晒太阳之外，这里还有什么娱乐项目。导游说，还可以骑水上摩托艇，可以坐橡胶船，可以跳伞，可以潜水，每一项娱乐都收费很高。我的同伴们纷纷选择了他们喜爱的运动，离开浅滩，冲向浩瀚的深海。我羡慕他们，以不可遏止的生命激情，充分享受感官的刺激与片刻的欢娱。而我呢，则只能以“静”的方式，来品享自然的天籁。

一时间，沙滩上空了。海浪与椰风，更增添了沙滩上的寂静。但是，我旁边的两只躺椅上，一男一女两位美国人也没有走。他们显然是一对夫妇，看年龄，似乎比我还要小一点。他们在海里游够了，然后回到岸上晒太阳。每只沙滩椅上，都有一把巨大的遮阳伞，可是，他们把这伞拿开了。那位女士皮肤白皙，可是她一点都不害怕晒黑。而男的呢，已经晒得红虾一般，却依然躺着晒一会儿，又趴着晒一会儿，唯恐身上有什么地方被阳光漏掉。

我与这夫妻俩就这么安静地躺在三只沙滩椅上。我忽然感到我与他们两个分享同一个空间不合适，于是走开，沿着海岸线散步而去。沙细如粉，赤脚走在上面，于坚硬中体会柔软。曲折的沙滩弯成一个很大的弧，沙是洁白的。沙之左，是海水的亮得无法让人理解的蓝（这蓝，我在九寨沟看过，但和这里相比，九寨沟的蓝显得单薄了许多）。沙之右，是丛林浓得化不开的绿。在这白、蓝、绿三色之间，天地间

唯我一双赤脚。立刻，我领悟到，这应该属于我追求的优雅生活的方式之一，把所有的是非成败挤出心灵，把所有的累挤出身体，一个人，在天涯一隅，静静地待上半天，让自己不仅仅是天籁的享受者，更应该成为天籁的一部分。

走了很远很远，我有了一点凉意，便折了回来。快走到我离开的地方，发现沙滩上仍只有那一对美国夫妇。这时候，那位女士正在给她的丈夫拍照，这位男士不知从哪儿捡了一只干椰子，有足球那么大，他恶作剧地把这只椰子放在与他腆起的“将军肚”平齐的位置，从正面看，仿佛有两只肚子在媲美。女士拍完照，感到她的丈夫很滑稽，于是大笑起来。我正好走到跟前，女士连忙止住笑声，向我点头，连说了几句“Sorry”。然后，夫妇俩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离开了沙滩。

我对这对美国夫妇的情况毫无所知，但仅仅这一个道歉，不但让我产生了对他们的信任，也让我产生了不安。也许，这对美国夫妇认为沙滩不是他们的私密空间，他们开怀的笑声侵犯了邻人的寂静，他们认为这是一次过错。而我呢……不说了。如果说美国夫妇快快地离开，是优雅的举动，而我不合时宜的到来，却破坏了别人的快乐，这难道不应该负疚吗？

说到优雅，恐怕有人会产生误解，认为它首先是上流社会生活的写照。其实不然，真正的优雅与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不可同日而语。优雅的生活与其说是一种品位，不如说是一种境界。优雅有的时候是思念，如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；有的时候是迷惘，如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；有的时候是欢乐，如“白日放

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；有的时候是寂寞，如“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，晚来风急”；有的时候是物我两忘，如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；有的时候是物我相吸，如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，见我应如是”。优雅在生活中的体现，古人讲过十宜十不宜，如“月下听箫”是宜，“松下喝道”是不宜。照这么类推下去，写一本优雅生活指南，总结出一千个一万个不宜，一千个一万个宜来，都不是难事。

那么什么是难事呢？我认为难就难在培植优雅的情怀。像美国夫妇的道歉，就是优雅情怀的表现。时下的年轻人，特别是一些白领阶层，莫不以“小资”相标榜。甚至认为只要达到小资生活，就必定优雅，这也并不尽然。做一个优雅的人，并不在于你拥有多少名牌，或者说，在什么样的商场购物，在什么样的餐厅里用餐等等。商品世界的东西，与优雅有关联，但不能画等号。在精神上，悲天悯人是每一个优雅人所必备的素质，唯其如此，他或她才能够热爱生活，尊重别人。舍此两条，所有的优雅都是空谈。

美国夫妇走后，我独自躺在沙滩椅上，零零星星地，思考了以上问题。这时，一个同行的女孩子回来了，她捡了很多贝壳。她问我，世界各地的海滩上，都有这么美丽的贝壳吗？我回答：有！由此引申的两句话我没有说出来，但可以在这里写下：一个人不可能拥有所有的美丽，但是优雅可以让他的心灵获得巨大的宁静。

2005年元月12日夜草于天宁岛王朝酒店

## 梨 魂

春天一到，我虽没有咏溪上落花的旧习，有时，却也颇想胯下有一匹驴儿，走几处幽谷，碰到牧童，就问问杏花村在哪里。只是这类雅事，如今之我辈哪里能做得？今年春上，看看又到了暖风十里丽人天，推窗一望，只见东湖的湖水湖烟，寸寸节节，都浮在梨花的一片白中。

东湖边上，缓坡环绕。东岸的坡地，广植梨树，怕有好几千株的，称为梨园。我的家，50平方米也算斋，就挨着梨园。

算来在梨园边上，也住了八年。由于离市区太远，人嫌其幽僻，我喜欢的，正是这一点儿难得的清静。东湖之淡泊，可寄襟抱；梨花之高洁，可托情怀。我之于梨花，与其说是清赏，倒不如说是君子之交。

我爱梨花者，有三：

一爱其白。牡丹芍药，有春之象；秣桃夭李，有春之色。独独梨花，非红非绿，不艳不闹。天上冷冷地响一声雷，转过脸，它就悄悄地白了。作为人，一生清白是最难的，作为花，白起来又谈何容易。非有洁癖，是难达纯白之境的。依我看，林黛玉葬花，葬梨花才是。



二爱其早。有时，东湖岸上，残雪犹存，山石还苍。惯争暖谷的早莺，还没有飞到柳枝儿上来，梨就花了。白蒙蒙的，像是被人锄碎的月色。零零杂杂的，挂在皮还霜着的树丫上。使得一贯按节令办事的东湖，冬也不是，春也不是。支吾一些日子，才肯放开留岸的游船，让它们按梨花指引的路，游览到三月去。

三爱其孤绝。说到孤绝，人们总想到只有皓月才去踱步的千仞峰上，生长着的一棵千年的虬皮老松。那种远避红尘的孤绝，是神的孤绝。我说的梨花的孤绝，则是含着人性的。花一放出白来，为了防止灰尘的污染，它就动员老天一个劲儿地下雨。这样，花姿虽不能绰约，花质却保住了纯洁。而且稍后，桃花一开，轰轰烈烈，人们以它为春，把万象更新的起点，定在了姓桃的身上。对此，梨花自有主张：你红你的，我白我的。热热闹闹是你的福气，自自然然则是我的追求。

鹭鸶之白，有漠漠水田衬托；鹤之白，浮在千顷月色之中；梅之白，愈见其澡雪精神；梨花之白，在乎其疏落飘逸的情性。我之爱梨花，便是因为在平常的日子中，我们的情性相投。

月有月色，梨有梨魂。梨园边上的居民，近年越来越多，但深知梨魂的，究竟又有几人呢？

附记：

写完上面的文字后，夜来偶翻旧札，发现了16年前抄录在本子上的《吊梨花诗》四首。诗末并附有记述：“以上为叶云岐先生的悼情之作，梨花乃一钟情于他的女子，惜乎早殒。风流不觅，良辰难再。红颜绝去，生者恻恻。云岐于